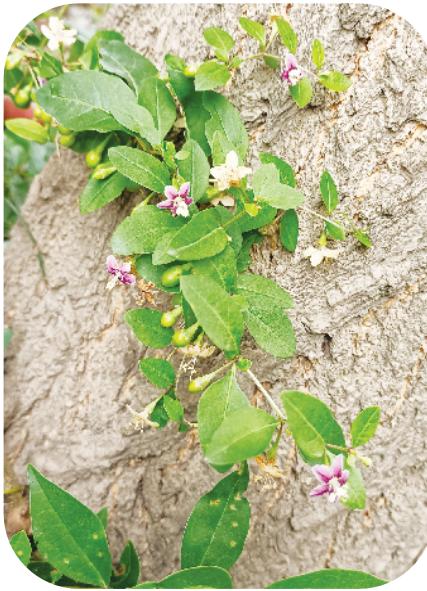




枸杞芽 枸杞花

■董雪丹 文/图



说起《红楼梦》里的美食,总是最先想起让刘姥姥惊叹的茄鲞,给我的感觉就是最简单的食物贾府要用最复杂的方法去烹制,一直不记得这道菜的做法,但记得刘姥姥的感叹:“我的佛祖,倒得十来只鸡为配它,怪道这个味儿。”与这道菜相反的有一道菜,让我记忆深刻,就是第六十一回中贾探春和薛宝钗“偶然商议了要吃个油盐炒枸杞芽儿来”。

枸杞芽就是枸杞的嫩芽叶,也叫

枸杞头,加油盐清炒,是极清香的。对平日吃腻了山珍海味的两位小姐而言,这做法极其简单的枸杞芽的确是清新爽口的美食。她们“现打发个姐儿拿着五百钱”给了管厨房的柳嫂子。柳嫂子笑说:“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,也吃不了五百钱的去。这三二十个钱的事,还预备的起。”由此看来,枸杞芽在当时也不是什么名贵的菜蔬。

枸杞芽也就是寻常人家厨房里常见的野菜,初春雨后嫩生生的芽叶,大火一煸或开水焯后凉拌,都很美味。现在人们日常食用和药用的枸杞子多为宁夏枸杞的果实,身处中原,我见到的枸杞,都是野生的多分枝灌木,枝条俯垂,随处可见。对我而言,枸杞是不需要刻意寻找的,单位和小区院子里、路旁、墙脚处处可见。只需走近它们,掐掉枝条顶端的嫩芽,体验采摘的幸福——享受这个过程和享受舌尖上的美味一样值得期待。

枸杞早在《诗经》时代就有了:“陟彼北山,言采其杞。”这里的“杞”就是枸杞。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了它名字的由来:“枸,杞,二树名。此物棘如枸之刺,茎如杞之条,故兼名之。”它还有很多别名:地骨子、羊奶子、天精子、地仙子、枣杞、贡果等等。

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,枸杞是宝贝,全身都是宝贝。也的确常见它的果、叶、根入药,或是制酒、泡茶、煲汤。“春采枸杞叶,名天精草;夏采花,名长

生草;秋采子,名枸杞子;冬采根,名地骨皮。”天精草,应该是占尽天地精华了;长生草,长生不老是多少人的梦想啊。仅从枸杞叶与花的命名就可见,在李时珍眼里,枸杞也是神草、仙草级的宝贝。

苏东坡对枸杞的评价是:“根茎与花实,收拾无弃物。”他在《后杞菊赋》中说:“吾方以杞为粮,以菊为糗。春食苗,夏食叶,秋食花实而冬食根,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。”以杞、菊为主要食物,可能带有文学的夸张,但颇有谐趣。只要有面对困难时的洒脱与豁达,有一颗超然物外的心,以杞菊充饥,照样能够长寿!

除了春天的枸杞芽是美味,在我眼里枸杞更多的是用来欣赏的。特别喜欢它紫色的五瓣小花,纤柔的花瓣围着几根洁白的花蕊,看起来小巧玲珑、清秀典雅。它开起花来,一茬又一茬,从夏至秋都常见。记得有一次霜降节气还见到这清雅可人的小花儿,当时还替它担心:此时开花儿,还来得及修成正果吗?

枸杞开花后结的长圆形小浆果,即枸杞子,初为绿色,慢慢变红,常在一个枝条上同时看到花与果,也常看到小果子红红绿绿、挨挨挤挤地在一起。特别喜欢一种感觉:上次见还是紫色的小花,再见已红成一颗朱砂。

单位一棵高大的香樟树旁有一株枸杞,每次园中绿化树被修剪得整整

齐齐,枸杞也会失去部分的枝叶和花朵——因为它就躲在绿化树的枝叶间。不开花、不结果时,总是很难想起,也很难找到它。但我知道,虽历经劫数,它始终都在。每次看到它在异类的夹缝中开出花儿来,都觉得那是它明亮而调皮的微笑。



我的师父郭亚东

■郭士飞

鹿邑历史的天空有两颗最璀璨的星,一为著有五千言《道德经》名扬天下的老子;一为曾因撰联“开张天岸马,奇异人中龙”闻名遐迩一睡八百年的大隐士陈抟。我的师父郭亚东就生活在这个古老厚重的小城。

师父被人们称为诗书画家,有豫东才子之美誉。他最喜画兰草,说为兰不俗!说起我和老师的相识,也算是一段佳话。最早所谓的认识应该还是五年前吧,好友陈哥有一古董老店,文人骚客,好古之士经常在此闲聊,我也常去凑凑热闹。在这里最受欢迎的就是郭老师了,他谈古论今,天文地理无所不知,每次大家都听得入迷。陈哥说:“你若想听,郭老师三天三夜不会给你讲得重复。郭老师家藏书甚丰,传说一次搬家,单单是书,拉了足足一卡车。”我听了震惊,从心底越发敬佩!

去年十月,雨后初晴,我路过城南老吴画廊门口,刚好看到郭老师拾级而上进画廊,脚下一滑,险些摔倒,我慌忙前扶,一同进屋。也就是

那一天,郭老师才真真正正记下我的名字。老吴好客,整了三五个小菜,我也应邀坐下。饭间,我翻阅了近几年的微信朋友圈,把从朋友处转发有关郭老师的文章及诗书画作品读给他听,郭老师甚是感动。我不饮酒,那天竟然和他们喝得一塌糊涂。只记得酒后我曾编诗一首于他:

半生春尚早 自在又逍遥
徒步穿南巷 志投结李桃
三闲话今古 兴尽指曹操
追梦大梁野 功名随水漂

再后来,我写了一篇散文《世界偷偷爱着你》寄寓我与郭老师偶遇之感。几天后,我意外接到郭老师的电话,相约老吴画廊喝茶,我们再次重逢。他送我亲笔书写的一副草书对联“至老不倦 乐由静生”。我记得接下那副字时手在颤抖,老师的草书可是诸多人梦寐以求的宝贝。

我喜欢诗词歌赋,偶尔也写写小文,顺便转发与他,他从不评价。只是会对应的发一些相关的写作技巧过来,从中我学到很多。关于写

作,他只给我说过一句:“散文要厚重,多读庄孟老旬。”一句话让我豁然开朗。自此后的三个多月,我俩无一日不联系,或微信,或电话,或小聚。三五年也鲜有文章刊发的我,那三个月却有四五篇人物传记陆续在各纸媒刊登,我感谢与他,他却说我是天生聪明,我俩相视而笑。

我家三楼有两间小屋,一直空闲,老师建议我改作书房茶舍。我便布置了一间书房,一间茶舍,简单收拾,便有点雏形了。后来老师又送几副他的字画给我,装裱后悬挂起来,顿时小屋有了不少光辉。再后来他送一本《张迁碑》和一方陪了他近四十年的石质砚台与我。他说没事可以写写字,静心!看着那砚台被毛笔磨陷的凹槽,我仿佛看到他数十年如一日案前临贴的身影。

庚子年初,一场大疫来袭,举国封城,一百多天的禁足日子,对我来说成了难得的时机。三个月,我画完了一刀宣纸,用完了三瓶墨汁。每天老师发来的除了写作,书法一类的链接,还多了一句问候!我每晚发去一些临摹的图片,也会每天

嘱咐他早点休息,不可熬夜。疫情缓解后,我便迫不及待地拿几副自我感觉良好的字请他过目,他没多做评价,只是给我比比个头,说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着,我若有所思的点点头,知道他嫌我字写得小气。

有一天,我说想邀请几个好友来见证一下,拜您为师!郭老师说:“仪式就免了,从我们交往的那一天,你就是被从五指山解封的泼猴,我就是那唐僧,你我已经走在西行的路上。”我调皮地说一声:“师父,当我被野性召唤时,您记得多念几句紧箍咒。”他双手合十,面带微笑!

师父的老师是国内知名书画家李逸野先生,他追随李老三十余年。李老今年92岁高龄,依然能写小草,画小品。师父最近去探望李老师,看到李老身体康健,精神矍铄,他甚是欣慰。临别时李老依门目送他离开,师父还是忍不住偷偷抹了几把热泪。

老君台,我心中的灵验圣地,新的一年我再次登临默默祈祷:我的师父,惟愿您也高寿!